

分 盐

监利东南的分盐镇,距县城约25公里,是监利重要的粮棉产区之一。

相传在很久以前,分盐不仅产盐,还有座“盐”山。在远古时代,分盐镇名叫“盐市”,依傍夏水,是一大片丘陵地带。此地曾有两座矮墩墩的山,一座名叫“应赶”山,一座名叫“紫龙”山;这两座山都布满了许多山涧,山涧里存有大量的食盐。两山之间的溪沟,也含有大量的盐分,故名“盐溪”。盐的出现,给方圆上百里的老百姓带来极大的好处,他们再也不用花钱到很远的地方买盐吃了。不仅食盐不用愁,而且还可以用盐换回衣、食、住、行的必需品。正当老百姓过着像样的好日子时,当地的豪绅富户,却打起了坏主意,犯了“红眼病”。他们勾结官商,在此设置盐卡税关,垄断山涧盐的开采与买卖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巧立名目,抬价增税,盘剥百姓。后来,老百姓被逼得实在无法生存下去,只好一家家、一户户背井离乡,乞讨四方。

人间这一极不公平的事情,震怒了上天。玉帝派遣两神仙下凡,去惩治这帮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。可是一夜之间,神仙就把那两座山夷为平地,官商富豪都被埋进山底,盐涧亦灰飞烟灭了。过去矮墩墩的“盐”山,现在变了平展展的良田。老百姓闻讯后,不顾千里迢迢,纷纷回到惜别很久的故土。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耕耘、播种、收获;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、繁衍。老百姓这才算是过上了男耕女织的安稳生活。

打这以后,人们纷纷絮语,说这是神仙显灵,惩除邪恶,还民间一个公道。还说盐山飞走了,良田降临了,这是天意。于是人们称此地为“飞盐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将“飞盐”叫成了“分盐”。

尺八口

很久以前,尺八是八百里洞庭湖畔,到处杂草丛生,芦苇遍布,其地形似长江外滩。当时的外滩上只有少数移民,居住在草棚里生息。

有一天,一只官船装满银子,行到此地,天气骤变,狂风大作,暴雨逞威,官船无法行走,只好就地避风。哪知在风雨交加的夜晚,满船白银全被歹徒抢走了。船上的官员只好逃回京城向官员如实汇报详情。京城的官员听后问道:“在什么位置?”船员回答:“我们不知是什么位置,只晓得那里有尺把大一点口子。”官员根据情况,在京城派了一批官兵来到此地追捕歹徒,搜查银子。在搜查中,当地草棚里的居民有能说道者出来向官兵说情:“我们这地方尺把大点位置,就这么几个人住在棚里,你们的银子说我们抢走了,那我们还住到这里做什么?这岂不是冤枉我们好人吗?再则,这位置虽小,可来往的客人较多,恐怕歹徒早已不在此地了吧……”官兵听后,觉得此话有理,经过一段时间的搜查仍无结果,只好撤兵回去了。从此人们把这个尺把大儿的位置定名为尺八口。

新沟嘴

新沟嘴位于监利北陲,座落在东荆河中游南侧。

北宋时,因杨家将护国有功,新沟方圆百里,朝廷作为奖赏赐给天波府。此地钱粮(税收)归其收取。天波府委派一胡姓府官管辖此地,府衙设在大街北头,门前立有一个石牌坊,后因涨大水倒口,石牌坊被冲毁,形成一个大渊,名叫石牌渊。土地革命前,胡姓一家仍在街上收地基钱,后闻风而逃,不知去向。又因街道的布局依照“七星北斗”形状渐次成形,古时亦称七星邑。元末起义军首领陈友谅在此建都城时,在镇的上头挖到沟引水灌溉农田,曾名别口市。

大旱之年,湖坑干涸,禾苗枯死,田地绝收,为了引水灌田,在新沟镇下侧马家渊大堤开了个口子,掘了一条新沟至分盐的河道引水并航运货物,称分盐河、小河。两河相夹,新沟镇成为突入河水中的一角,故名新沟嘴。

福田寺

监利西南方约40多华里的福田寺,历史悠久。据考证:福田寺在唐朝以前,还是一大片湖泽地带。湖面上,沼泽里,长满了一望无际的芦苇、蒿草。到了唐代中叶,这里渐渐淤积成一大块陆地,过去绿荫百里的湖泽,变成了沃土万顷的良田。

五代十国的后梁时期,有“尹任熊付杨,文周饶姚王”的“十姓”农户,举家迁移到此地垦荒种地。说来也巧,农户们来到这里后,年年风调雨顺,岁岁五谷丰登,乡亲们皆大欢喜。一日,十姓农户聚集商议,欲建立一座寺庙,一来表示感激神灵护佑之恩,二来祝愿所有农田年年大稔,岁岁丰收。寺庙落成后,有一秀才欣然题名,曰“福田寺”,意思是说寺庙四周的田,皆系“福田”。众人无不欢欣鼓舞,纵酒庆贺。

沧海桑田,白驹过隙,转眼到了北宋年间。时有著名诗人王十朋,奉朝廷之命,出任夔州(今四川省奉节县)知府时,途经福田寺,不禁诗兴大发,留下“魏阙回山远,蓬门去路长。万年天子寿,一瓣福田香”的佳句。从此以后,福田寺愈是闻名遐迩,誉名远扬,文人墨客,纷至沓来。千百年来,福田寺不仅是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,也是个人才辈出的好地方。

汴河古坊

汴河镇尹桥村与王堰村之间,方圆约百亩以内,有个地名原叫“古坊”,后名“老鸹窝”。其地势之胜,上有青龙嘴旋绕,下亦有青龙嘴雄居,中是古坊,如明珠一般,二龙夺争;面临筑山刹,好似坐虎观斗,背仗后花园,却有来凤配婚;近则匡氏宗祠为背景,远则大慈禅林作陪衬;前后林溪河,清流湍激,独水万家院,虎踞龙蟠。而古坊独位其间,面积不上百亩,气象却有万千。棠棣树满园,茅茹柴遍野,春时叶茂似锦,夏令花白如银,秋来果实累累,冬至洞穴连连,是飞禽之乐园,走兽之阿房。朝雾蒙蒙,锁自然之景色;晚霞彤彤,映圣地之光辉。

相传斯地东北隅有学堂一所,傍有高树,有老鸹鸟筑巢于上。一天先生出,学生取卵熟之,正欲食,先生归,老鸹绕枝鸣,声声苦凄。先生省其意,命学生将蛋送还巢中,几天后突闻小雏叫声,再命学生上树观察,窝中只见烧灼蛋壳和彩色带一根,命其取下彩带,放置供桌上。

不久有觅宝者至,欲买此带,先生无从议价,只好用手摸头,识宝者以为是要银两五百,囑筹银取带。贪婪的先生寻思,一根可值银两五百,若为两根,岂不可得银一千乎?

如是分成两截,后识宝者视之,不贾而去。先生问其故曰,此名“缠魂带”,无价珍宝,今为两截,匪有用也。

时人后谓此地为老鸹窝者,由此来耶!

小街何以冠“堤头”

堤头街座落在程集镇境内荆江大堤脚下,相传始建于明朝天启六年(1626年)。

有趣的是,数百里荆江大堤沿线地名若干,各存寓意和由来,为何独居荆江之“上腹部”的小街冠名“堤头”?

其说有三,不乏軼事珍闻。

一说因位于大堤古渡口处而得名。自东晋永和年间(345至356年),时任荆州刺史桓温始筑“金堤”(后改称“荆堤”)。至明朝万历年间(1573至1620年),宰相张居正主修荆堤期间,洪水泛滥无羁,多次溃口。天启六年(1626年),随江堤渐高,洪水有所收敛。百姓沿堤脚兴建小街,始称“堤头街”。附近“郭公口”即可佐证。

传说某年桃花汛期,导致江水猛涨,江堤危如累卵。土地局门可罗雀,堤董不知去向。正值百姓忧心如焚之际,有位郭姓知县巡堤至此,众百姓奉若“救星”。知县置身其间,一面安抚一面问计。陡然狂风大作,暴雨如注,江堤多处浸漏,管涌加剧,洪水如猛兽般把江堤撕开一道缺口,知县避之不及被洪水吞没。是年冬修复旧堤。乡亲们在知县殉难近郊,建庙字供牌位缅怀,遂称“郭公口”,留传至今。

二说为元末农军首领陈友谅赐名。大义年间(1360至1361年),陈率部自洪湖日夜兼程至监利火把堤安营扎寨,决计先取堤头再渡江南行。即命一爱将率小股精锐,于翌日拂晓前抢占渡口,立“军令状”有云:“如耽误战机,提头来见。”该将雷厉风行提前赶到,守敌防不胜防,成为瓮中之鳖,百姓奔走相告。待“日上三竿风露消”,陈友谅率大军抵达,下马挽住爱将肩膀,面向军民声若洪钟:“本帅决定改‘提头来见’为‘堤头’相见!”陈接着说:“为彰显我军之德行,就叫此地为‘堤头’吧!”

三说是“半路堤”和“倒口头”合称。旧时“官肥堤瘦”,百姓散居于荒丘野岭,土地难开垦,房产难保全,物资难交换,长年累月过着“春祈福禄,夏惧江患,秋盘得失,冬盼年关”



的日子。据说有年二月初二,百姓相聚跪于堤下,乞求天宮玉帝与地上城隍消灾赐福,礼毕,捐资兴建“城隍庙”。其后相继迁居“半路堤”和“倒口头”交汇处,为图吉利各取一字,

合称“堤头”。据《诗吟监利》记载,清朝嘉庆六年(1801年),程藻因“辛酉巨浸,七月下旬奉调入甬”,途经此地作《堤头再宿僧舍》诗云:“长堤立马不嫌烦,几度重过未决旬。回

雁声凄连夜月,远峰清瘦隔江人。常随钟磬陪禅悦,忽对渔樵愧隐沦。晓角莫催眠正熟,春来谁许是闲身。”由此可鉴,堤头之缘由与影响。

三盘棋的传说

如果你有暇来到监利棋盘乡,你会惊讶地看到那一望无际的田地,由河港沟塘隔成方圆有致、整齐自然的独特布局,令人联想起这是个龙争虎斗的大“棋盘”。

相传在很久以前,这里是一片湖荒泽国,只是较高的河岸上居住着几十户棚户人家。人们就近耕种着一些田地,闲时捕捞鱼虾,牛羊就散放在湖荒上。

一天,和姓老汉外出拾牛粪,看见远处的草地上对坐着两个老者,从不认识,甚为奇怪。走近一看,只见一个生得银发白须,仙风道貌,精神矍铄;另一个显得腹满脸圆,富态可掬。二老者在地上划了一个棋盘,上面摆着许多牛、羊、马、兔之类的动物,分黑白二色,正在对奕。那神情清瘦的老者用白棋子吃掉对方一子,富态老者忙

用手护住,笑呵呵地说:“陆上猛子,不得跨水越池(至今猛兽,水中亦无能为力)。”顺手将那处地方一压,遂成了如今的越池(今月池村)。二老者自顾起劲地移动各自的棋子,仿佛并不知道和老汉的到来。和老汉躬身行礼说:“二位长老好雅兴!”白须老者乃一抱拳曰:“贫道还礼。”富态老者则笑而未语。

二人继续对奕,和老汉颇觉新奇,拄着粪叉子继续观看,虽不甚懂,倒也有趣。不一会其中一个叫“赢”了,顺手抄起一根粪杆,在对方的棋盘格子上划了一个缺口——杆(港)子口(今棋盘地名)。各将棋子移回本位,如此下到三盘,竟胜、负、和各一局,未分高下,只是又被戳了一个响水则(今响水村)。富态老者还意味深长地指了一下老和河(今棋盘境内一老河)。和老汉看得出

神,请求再开一局。突然天色陡变,狂风大作。富态老者说:“旧局已了,新局不再再开。”那白须老者也说:“去矣,今日只得三盘棋。”遂将棋子一挥,收也不收,直望湖荒深处疾行而去。

和老汉连忙往家赶去,谁知怎么也找不到自家的棚屋。村落屋宇面目全非,人物童稚概不相识。和老汉大惊失色,凭印象找到自家门前,迟疑着将粪筐粪叉放下,待到问时,皆答不知。经详细说起名姓,有一七旬老翁乃答曰:“此乃我家五百年前一先祖的名号,因拾粪外出而从此未归,家谱中有记载的……”和老汉愈加惊奇,乃说:“我仅看了三盘棋,世道却过去了五百年,遇仙人了。”于是掷筐弃叉,望西北直追那下棋人而去。家中老翁步后紧问:“尊老何处,请

教尊姓?”和老汉答:“我即你所言之先祖,并未出走,今番归来,皆因三盘棋之故。”边说边走头也不回,疯疯癫癫地去了。正是:

仙界三盘棋,凡间五百春。
沧海易桑田,世事局局新。

如今,三盘棋变成棋盘乡。“棋盘”尚在,“棋子”犹存。被白须老者挥撒和被大风吹散还残留在“棋盘”上的动物“棋子”,至今还有:“马”头府(码头村)、“一狼”馆(菊兰村)、“猫”过塔、“黄牯”桥(黄桥村)、“猴”王城(候王村)、“龙”湾(龙湾村)、“猕”过滩子(孙滩村)、孙“熊”过里(孙熊村),以及“杆”(港)子口“响水”、“越池”(月池)、老“河”都在“棋盘”上。据说挥撒得最远的竟到了“鹿”苑庵和董家跑“马”。

桥市王福山桥

现在桥市一带还流传着一句歌谣:“走到天尽头,舍不得王福山桥。”

王福山桥就是现在的桥市。

早在明朝万历年间,桥市这地方从南向北挖了一条大河,河的两边挽了两个大坑子,西岸是大王垸,东岸是小王垸。这条河上连朱河,下出洪湖,邻近长江,有丰富的自然资源,鱼米野禽是此地的特产。大王垸和小王垸的堤坡上居住着很多人家,时间一久也就形成了一个对河相望的小集镇。

但是,这条大河影响了两岸人们的交通。为了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,从江西

迁来居住在河东有名的木工师傅王福山,出自善心,把自家用的一只木船无私地献出来供大家做渡船。用绳子拴在船的两头,定在两岸的坡上,过渡者自拉而过,不收渡费。尽管每天的渡船从早到晚忙个不停,也不能满足很多人的来来往往。

一年腊月二十四的傍晚,狂风呼呼,雪花飘飘,地上结冰如镜。有两个湖南人在洪湖里买了干鱼小虾赶回去过春节,路经此地上渡船过河。船行至河中,突然一阵狂风,船一摇,加之船上的冰雪滑溜,一个不识水性的人掉到河里,另一个同伴见情况危

急,扑过去伸手抢救,不料船一斜,脚下一滑,也掉进了河里。这事被在河边挑水的王福山看见,高声大喊:“救人啦!”尽管以王福山为首的众人拼力抢救,但因天色已黑,狂风呼啸,水急浪高,等众人将这两个人救上岸时,他们早已淹死了。王福山看在眼里,悲在心里。

这桩惨事使王福山心中久久不能平静,他想,只有架座大木桥,桥边做栏杆,才能使人们安全顺利地交通来往。

王福山深夜与妻子商量:“人生在世要留一个美名,这只渡船还行不了人们的方便,只有修一座桥就好了。我们把家里的钱全拿

魏桥其实该称宋桥

新版《监利县志》称:“魏桥,又名宋桥,位于监利县程集镇东南端。”该桥为“敞肩单拱”式,始建于明朝初年,重修于1936年。拱桥中央嵌阴刻八卦图一幅。该桥为全县“古建筑”之首。

宋桥何以称魏桥?数百年来众说纷纭。

相传元末明初,战祸连年。元至正二十八年(1368年),明太祖朱元璋元登基,改国号为洪武元年。前朝进士宋廉与胡维庸(郎舅关系),毅然归顺又同朝为官。廉公被封为大学士,专司太子授业之职,因敬业而受宠。洪武十三年(1380年),朝廷发生一起公案,按律当株连九族,宋与胡被打入大牢。不日,胡公毙命。廉公因马皇后施救幸免一死,革职为民。廉率家小离开京都,逃至四川梓桐县,与李氏夫人“深感委屈,险入鬼录”。遂改宋姓为魏氏,吩咐子孙分头逃命,阖家洒泪而别。

岁月流逝,沧海桑田。廉公之后裔魏天治几经转徙,先到监利县汪家桥附近金

熊岭落籍,后迁居程家集毗邻下新垸。他审时度势,遂改姓更名为“宋安定”,被后世称为宋氏之“一世祖”。

据说五世祖文秀公,于明成化年间(1465年)移居程家集下街,后又有族人陆续搬迁至小街东头定居,隔河渡水极为不便。秀公急公好义,慷慨解囊架设木桥,在冠名时,追思远祖豪蒙仍心存疑虑,还有“宋家不要脸,苟活当太监”等流言蜚语,便托名“魏桥”。此后,文秀公之子伏昂饱读诗书,英年入仕,在出任石首县令时,秉承先父之志,遂出资聘石匠,采桃花山之石,借水路运抵程家集,推倒木桥,兴建石桥。

二十世祖传礼,字顺成,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幼承庭训,聪敏通达,积德行善。独资翻修“古魏桥”,采用方、条青石料,砌成南北向,横跨老长河,庄重古朴。今人楚山作《喜春来·古魏桥》曰:“老长河系通衡口,北往南来笑点头。口碑史志均传留。名胜久,纵圯也风流。”

余家埠

在监利西部,有一个白露湖,湖的下游有一块大荒滩。

从前一代又一代的渔民,早出晚归,经常在这荒滩边靠船,在荒滩上歇息、野炊。年长日久,这块大荒滩就成了渔家的一个埠头。渔民们在荒滩上晒网补网,后来,人们就管这荒滩叫“晒网台”,也叫“网埠头”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到了宋末元初年代,过去的大荒滩渐渐成了人们聚居的村庄与集镇。后来到这里居住的人口逐渐增加,以谢、刘二姓占多数。久而久之,人们把“网埠头”改名为“谢刘场”。到了元朝的中叶,谢、刘二姓人口逐渐减少,而丁姓人家来此开设渔店,生意红火,发展很快。之后,丁姓家族凭着人多族旺的优势逐渐把“谢刘场”改为“丁家集”。

光阴荏苒。转眼元朝灭亡,明朝兴起,朱元璋登基不久,有一名河南内乡县古家村的余姓族长,率领几十口余姓人迁移到“丁家集”定居。余姓人来到这块“风水宝地”之后,说来也巧,不出几十年光景,年年

添丁扩户,余姓家族日渐兴旺。余姓人又善于招徕生意,不足百年时间,余姓家族就殷实富庶起来了。与此相反,丁姓家族却日趋衰败。后来,余姓将丁姓的土地大批收买、兼并,余姓家族中不少人逐渐成为地主、富商,而丁姓人中不少沦落为佃户、贫农,两姓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余姓家族中,有一个名叫余辉煌的人,是个武举人,秀才出身。此人不仅在朝中有同僚幕友,在地方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,当时人们都尊称他为“辉煌老爷”。这“辉煌老爷”凭借有钱有势,整天朝思暮想,欲改“丁家集”为“余家埠”,让自己成为此地的集主、埠头。余老爷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,安排了一个心腹家人到内荆河也就是现在的丁家集渡口设渡。余老爷吩咐家人:凡是过渡之人,呼丁家集者拒渡,喊余家埠者,不仅过河免费,还补送过早(早餐)或过中(午餐)的钱。因此,人们纷纷由呼丁家集改呼余家埠。天长日久,人们呼喊成习,便成了今天的余家埠了。